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七十回 乳娘府獻袍斥監 鹽運道懼罪鳩金

天子加恩拜乳娘，賜他內監護官牆。莫言司馬為官小，五爪龍袍滿袖香。

話說孫成接到刑廳之印，直由東碼頭上岸。大炮三聲，眾衙役執事序次排設，齊齊整整。只聽得鑼聲鼓樂，喧天動地，前頭喝道之聲，如雷貫耳。到了城門，又是三聲大炮。一路行到乳娘府門前，故意撲通、撲通三聲響炮，驚動內裡八個太監，忙把盤龍御棍趕出攔住。「呸！那個狗官如此大膽！難道沒有眼珠麼？」這兩邊衙役看見，說道：「不好了，快走罷！」內中有大膽的道：「列位，我且躲在僻處看看，不知太監打官府是如何打法？只見那八個太監手執御棍，正要打去，孫爺不慌不忙，在轎中輕輕脫下大紅圓領，露出御賜徐千歲的袍，只見五個金龍盤旋遍體。太監看見，大驚失色，連忙跪下，大叫：「千歲王爺饒命！」孫爺道：「本廳不是千歲，是千歲的郡馬。」太監聽了，只管磕頭道：「求郡馬爺饒命！」孫爺轎中大笑道：「你這鬮狗，下次不可放肆。若再大膽，取你狗頭解京！」太監道：「郡馬爺，以後再不敢了。」那一班的衙役，遠遠看見，說道：「伙計，我們這個本官，想是有甚大的來頭。你看許多的太監，俱在那裡叩頭，我們過去罷。」

眾衙役依舊吹打喝道，大鑼依舊響天。早已驚動府中太太，叫人外面查探。回報是欽差徐王的郡馬孫成來做理刑。太太心內暗想：「丈夫身掌朝綱，怎麼差個郡馬來此為官？看他這個模樣，像是與我作對的。」便吩咐家人不許在外闖禍，外面的號燈俱收拾回家。家人奉了太太之命，即刻收回號燈。

孫爺離了張府，一路迎來，來到平橋邊。只見十餘人枷犯，看見新官到任，俱至轎前跪下，口稱「救命」。孫爺叫住轎，問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所犯何罪？」眾枷犯道：「小人們多是窮民，只因家中父母年老，兒女幼小，口食不週，因此監提肩挑幾斤鹽，各處賣了度日。不想鹽捕拿獲，解到鹽院大人衙門，每人打三十板，枷號三個月。已經枷死數人，某等諒必難免也是死了。求大老爺憐念螻蟻之命，超活小人們，真是百代公侯！」

孫爺心中一想：「也罷！」吩咐左右：「把枷打開，將這十餘口鹽犯盡行放了。」衙役稟道：「這是鹽院大人枷的，恐怕放不得。」孫爺道：「胡說！有本廳在此，快快放了。」衙役只得一個個放了。孫爺道：「吩咐直到城隍廟。」廟中當家道人，忙出迎接。

孫爺行香已畢，正要出廟。不想那地方保甲見孫爺把鹽犯放去，忙報鹽院大人。人大怒，便叫巡捕問道：「那新任理刑姓什麼？是怎麼來頭？」巡捕道：「啟稟大人：那理刑姓孫，是吏部都給事降職出來的。」鹽院道：「他雖是降官，不該擅放本院的枷犯。巡捕，你將令箭一支，速傳理刑來見。」巡捕得令，捧了令箭，上馬一直往城隍廟來，遇著孫爺道：「太爺在上，卑職奉鹽院大人之令，有令箭來請太爺相見。」孫爺內心自想：「必是方才放枷犯之事。他既無分曉，我便去見他。」

即同巡捕到了鹽院衙門，一直闖至花廳。見鹽院在內，孫爺就當廳而立，把手一拱道：「請了！」鹽院看他大模大樣，心中大怒，立時變臉道：「你是什麼官，敢與本院打拱？」孫爺道：「難道你不認得我嗎？」鹽院怒道：「你雖是都給事，但今做此官，行此禮。理刑只是理刑，本院欽差為鹽院，論爵而行，如何擅放本院枷犯？」孫爺道：「我放了，因此大人發怒耶？」

嚇，大人，你難道不曉得，這一起犯人是朝廷子民，只因日食不週，肩挑手提賣幾斤食鹽，如何把他枷死幾個？」鹽院道：「本院執掌鹽政，盜賣私鹽，有關國課，故把枷號示眾。你怎把他放去？」孫爺道：「大人要拿私鹽，有大人的私販在那裡。」

這幾個窮民，幾斤幾兩的，拿他何用？」鹽院聞言道：「在那裡？」孫爺道：「大人要卑職去拿私販，只消大人令箭一支，封條幾張，卑職便去拿來。」鹽院大喜，忙將令箭、封條交與孫爺。

孫爺接了出衙，上馬帶了差役，一直往北關外。只見河船無數，孫爺吩咐衙役：「這船盡行封了，船梢盡行鎖拿。」衙役稟道：「太爺，這是官鹽船隻，怎麼封得？」孫爺道：「你不要管，封了拿來便是。」衙役不敢違令，只得把船梢拿下幾個水手上岸。孫爺又吩咐道：「你們在此看守，不許船戶弄了手腳，如違，立時重處！」

孫爺回至鹽院衙門，入內稟道：「大人，卑職把鹽盡行封了，私販現拿幾個在此，乞大人審究。」鹽院大喜，即刻坐堂，弔進私販喝道：「你這狗才！怎敢連船滿載，販賣私鹽？」只見船戶喊道：「冤枉嚇！小人船上是大人的官船，現有鹽場官監押，不知何故把小人拿來！」鹽院驚道：「貴廳，這私販是那裡拿的了？」孫爺道：「是北關外拿的。」鹽院道：「錯了，這是本院的官鹽船，如何拿來把他做私販？」孫爺道：「卑職不錯。請問大人這船可曾掣過嗎？」鹽院道：「怎麼不曾掣過？」

孫爺道：「大人被他騙了。」鹽院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孫爺道：「官鹽每包重二百五十斤，為何船內的每包都有三百餘斤？況且奉旨掣過的鹽船，立刻開卸；若不開卸，即係私販。今此鹽船停在河內，半月不開，便是違旨了。還求大人照律懲治。」鹽院聽了，心內吃驚，忙陪笑道：「貴廳，你我在此做官，凡事須要寬恕些。」孫爺也不開口，忙脫下大紅圓領，露出龍袍，坐在當中椅上，唬得鹽院魂不附體，忙又打拱道：「晚生有眼無珠，大人乃是聖上國戚，多多有罪！左右備酒。」

鹽院正在備酒相陪，只見巡捕官稟道：「各鹽商請見。」鹽院對孫爺道：「大人少坐，晚生出去就來。」鹽院出去，相見商家，道了始末。鹽院道：「我正要傳你，各人如今來得正好，少不得湊成三四萬銀子，送與孫太爺，方買得他不開口。」眾人無奈，只得應許辭出。

鹽院進衙陪席，酒至數巡，孫爺道：「大人還是何等出身？」

鹽院道：「晚生忝在兩榜，原任西寧道升來的。」孫爺道：「呵，你就是李顯麼？這怪不得。我與你去船上盤一盤。」鹽院道：「晚生知罪了。方才眾商人說，公鳩四萬銀子，送大人買茶。」

孫爺道：「既是大人見賜這宗銀子，相煩差人送上京師，與定王舍親收，待他買茶，與海忠臣吃。」鹽院聽了，心中暗想：「怪不得這樣厲害，原來是定王至親，又是海瑞相好。」便應道：「晚生一一領教。」孫爺飲畢辭去，鹽院送出頭門。孫爺仍到城隍廟。

次日孫爺上任，行香拜聖。通城的百姓，一傳兩，兩傳三，俱說好個清官理刑，不怕上司，不畏權貴，我等有冤枉的，速速到他衙門投告。理刑一概不准，眾百姓渾呆了，都說清官也怕張府勢，各人散去。

過不數日，孫爺打轎來拜張府。那居正四個兒子，兩個在京，兩個在家奉伺太太。見孫爺來拜，兄弟連忙接入府內。下回分解。